讀通鑑論

讀通鑑論卷二十四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譔

德宗

驟爲震世之行者其善必不終震世之善驟爲之而不疑非其心之能然聞人之言善者亟信之也聞人之言善而信以爲必行則使聞人之言不善者抑不寧之於心而亟從之聞人不善之言而信則人之言善者無不可疑也交相疑信而善者恆不敵不善者之巧給奚望其善之能有終邪且夫事之利病豈其有常人之賢不肖豈易以一槩論哉胥一善而或爲之而效或爲之而不效義難精也亟

於信者期其必效矣期之太過不遂其望而或至於驟功遂以疑善之不足爲也胥爲君子而或不爽其名或大爽於其名志難知也亟於信者期君子之必善矣期之太過不慰其所求而或至於敗行遂以疑君子之不可用也若此者欲其善之終也必不可得矣夫明主之從善而進賢寬之以取效之塗而忍其一時之利鈍諒小人之必不仁而知君子之有不仁者但黜其人而不累於其類然後其决於善也以從容而收效决於用賢也以闊略而得人無審之於心百折迂回詳察乎理之必有與事之或然而志以永貞非從人聞善而遽希驟獲之功也唐德宗

之初政於天寶以來之亂政疾改於旬月之中斥遠宦寺閑制武人慎簡賢才以任位其爲善也如日不足察常袞之私速奪其相位以授所斥責之崔祐甫因以震動中外洋溢乎聰明英武之言吐蒂有德洽中國之譽乃不一二年而大失其故心以庇姦臣聽讒賊而海內鼎沸幾亡其國人徒知其初吉終亂之善不長而不知其始之善非固有之道聽而襲取之道乎物情之變固不可知期效迫而不副其所期則懲往而急於改圖必然之勢也罷轉運鹽鐵使而省職廢命黜陟使巡天下而洪經綸激田悅之畢使之痛哭任文臣以分治而薛邕以文雅舊臣盜隱官物

巨萬張洪以奪學師友坐贓放黜所欲行者齟齬所相信者二三猶豫於善敗臧否之無據姦佞起而熒之無惑乎[illegible]年猜忌内蠱而外離也嚮令德宗於踐阼之始曲體事幾之得失而權其利害之重輕深察天人之情才而別其名實之同異析理於心窮心於理鄭重研精不務皎皎之美名以需效於歲月則一事之失不以沮衆事一人之過不以疑衆人其失也正其所以得也其可疑也正以無不可信也堯不以共驩而防舜禹周公不以管蔡而疑親親爲良爲唯才喻之而已躁人浮慕令名奚足以及宗之初政可以決其不克有終也

法爲賢者設乎誠賢矣雖不授之以法而可矣故先王之制法所以沮不肖者之姦私而賢者亦循之以致治唐既於牧守之外置諸道諸使使自擇任察吏於是其末亂也人樹黨以營私其亂也聚徒以抗命況既濟上選舉議猶欲令州府辟用僚佐而不任宰相吏部兵部之銓除且曰令諸道諸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辟吏之法何其不恤當時之大害至此極也自天寶兵興以後迄於宋初天下浮薄之士置身私門背公死黨以逆命謀篡割據分爭者誰邪既濟以爲善政而論者獎之爲三代之道法甚矣其貽禍之無窮矣夫環天下之賢不肖待銓除於吏部

不足以辨不齊之材品此誠有未允者而亦事理之不得不然者也操黜陟之權於一人者天子憲天以立極猶萬彙之榮枯統於眞宰也分進退之衡使宰相部臣司其進收守使臣糾其退者各有所司而不相侵猶春夏之司生冬之司殺互成歲功也牧守既臨下以考功罪矣又使入祿人之權焉則誣上行私政散人流而不可止唐自副將聽諸使之自擇其威福下移之害既可睹其以反者幽燕部曲也滿劉展以反者江淮親臣以抗命者王武俊也導李惟岳以自立者其以首亂者王佾也奉　四叛以稱王者李子

干也自非端士必懷祿以爲恩足不涉天子之都目不睹朝廷之法知我用我生死以之而遑問忠孝哉故自田承嗣薛嵩李正己李希烈以洎乎李克用朱溫王建楊行密皆有盡心推戴之士以相煽而起朝廷孤立無與爲謀唐之亡亡於人之散明矣抑令天下無數牧守無妄動之心而互相輔倚以貪縱虐民蕩佚法制亦孰與禁之而國民之交病不可詰矣既濟倡爲邪說以破一王之法制意者其爲藩鎮之內援以禁天子不得有一士之用乎不然何大綱已失必取其細目而裂之也其曰辟吏之法已試於今不軌之情已不可掩矣

不欲以其死累天下者君子之義也不忍於送死之大事而不以天下故儉其親者人子之心也兩者並行而各盡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豈必唯父命之是從哉況乎有固吝之心而託之遺命以自飾也秦罷天下之力以役驪山窮奢戕民洵無道矣乃欲之者嬴政之自縱其惡非胡亥之矯父命以崇侈虐民也且秦之毒民而以自亡豈但驪山之役哉檀弓出於漢儒之雜記有非聖人之言者矣其藏也欲人之弗見之也封樹云乎哉夫人不媿於人死天下知其死葬天下知其葬懷其恩者[illegible]獻聞其風者望附而懷想即其不然亦相忘於

林巒之下何所抱恨何所含羞而託鼠穴以深匿欲人之弗知之邪抑其負大惡施大怨死而人且甘心焉則不封不樹裒然平土而操勵以椓之猶易易也故以知檀弓之言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士庶人有財而得爲皆可致而無弗致也況四海兆民之元后父終母亡終古止此一事而爲天下客乎喪禮之見於士喪者且如彼其愼以周矣遣車抗木茵褻明器空中人之產士貧且賤猶且必供以此推而上之至於天子舉萬國以送其親而迪民以歸厚不可過也而刻可不及邪遺命雖嚴在先君以自章其儉德惟不朘削斯民致之死亡

而已善承先志矣若挾此爲辭者財力以違可致之心薄道取法於墨者充塞仁義其視委壑而聯狐蠅之嘬食也無幾非不仁者孰忍此哉唐德宗葬代宗於元陵詔從優厚而令狐峘曰遺詔務從儉薄不當失顧命之意不仁哉其言之乎爲人子者當親存之日無言不順無志不養歿而無遺訓之不奉姑置此言焉可也他不具遵而唯薄葬之言爲必從將誰欺也邪說誣民若此類者殆仁人之所必誅勿赦者與

政莫善於簡簡則易從抑唯上不憚其詳而後下可簡也始之立法者悉取上下相需大小常變之條緒而詳之乃

以莅爲甚一而示民以簡則允易從矣若其後法敝而上令無恆民以大困乃苟且以救一時之弊舍其本而郎其末流之弊政約略而簡之苟且之政上與民亦暫便之矣上利其取給之能捷下利其期會之有定稍以戢墨吏猾胥萊民之假借民雖殫力以應而亦幸免於紛擾於是天下翕然奉之而制法者遂自謂立法之善又惡知後之洗濫而愈趨於苛刻哉蓋後世賦役虐民之禍楊炎兩稅實爲之作俑矣夫炎亦思唐初租庸調之成法亦豈繁苛以困民於旬輸月送乎自天寶喪亂以後兵興不已地割民凋乃取僅存之田土戶口於租庸調之外横加賦斂因事

取辦而無恆乃至升斗錙銖皆洒派於民而暴吏乘之以科斂實皆國計軍需在租庸調立法之初已詳計而無不可給者也舉天下之田畝戶口以應軍國之用而積餘者倘不可以數計量其入以爲出固不待因出而求入也因出以求入吏之姦民之困遂浸淫而無所止然一時喪亂之權計有司亦乘時以破法而不敢以爲一定之規民雖勞且引領以望事之漸平而輸正供者猶止於其數也兩稅之法乃取暫時法外之法收入於法之中於是而權以應迫者皆以爲經當其時吏不能日進猾胥豪民而縱指之猾胥豪民不能日取下戶樸民而苛責之膏血耗而夢

餽糧安故民亦甚便也非時非法之筐斂併於上而操全數以待用官亦甚利也乃業已為定制矣則兵息事已閒用已清而已成之規不可復改人但知兩稅之為正供而不復知租庸調之中自餘經費而此為法外之征矣既有盈餘又止以供暴君之侈汙吏之貪更不能留以待非常之用他日者變故與國用迫則又曰此兩稅者正供也非以應非常之需者也而橫征又起矣以此思之則又何如因事加科旬輸月送之無愧上猶曰此一時不獲已之圖不可久者也民猶知租庸調之為正供而外之苛征事已用饒可以疾苦上聞邀求蠲貸者也唯據亂法以為法則

其亂不已嗚呼苟且以圖一時之便利則其禍生民亦至此哉兩稅之法行之數百年至宋而於庸外加役焉役既重派於民而作輟猶無定也至成化中而朱都御史英者又爲一條鞭之法於夏秋稅糧之外取鹽派之雜徭編於正供箕斂益精而漏卮愈潰迨乎兵興用棘則就條鞭之中裁減以輸京邊而地方之經費不給又取之民而莫能禁制英且以法簡易從居德於天下夫孰知其爲楊炎之續以貽害於無窮乎夫立法之簡者唯明君哲相察民力之所堪與國計之必需早有以會其總於上而爪分縷別舉有司之所待用者統受於司農以天下之富自足以給

天下之害而不使有司分棄於州縣則偷之道得矣政已敝民已叛乃取非常之法不恤其本而橫亙以立制其定也乃以亂也其偷也乃以瘠也民殘死於苟且便利之一心矣取於偷哉楊炎以病民而利國朱英以利民而害民後之效之者則以戕民蠹國而自專其利偷其可易言乎炎不足誅君子甚爲英惜焉

言治道者諱言財利斥劉晏爲小人晏之不得爲君子也自有在以理財而斥之則倨驕浮薄之言非君子之正論也夫所惡於聚財者以其殃民也使國無恆畜而事起倉卒危亡待命不能坐受其斃抑必橫取無藝以迫民於死

其殃民又孰甚焉故所惡於聚財之臣者唯其殃民也如不殃民而能應變以濟國用民無橫取無藝之苦詎非為功於天下哉晏之理財於兵興之日非宇文融王鉷元載之額外苛求以困農也察諸道之豐凶豐則貴糴凶則賤糶使自有餘息以供國而又以蠲免救助濟民之餓瘠其所取盈者姦商豪民之居贏與墨吏之妄濫而已仁民也非以殃民也榷鹽之利得之姦商非得之食鹽之民也漕運之羨得之徒勞之費非得之輸輓之民也上不在官下不在民晏乃居中而使租庸不加軍食以足晏死兩年而括富商增稅錢減陌錢稅間架重剝餘民之政與法為小

入網殺其身有子孫者嘗曰戶口虛盈之數而吏[illegible][illegible]
安民之心不可沒突兵興以來戶不過二百萬吏任財賦
之季年增戶百萬非吏所統者不增夫豈吏有術以餌之
使鄰民以歸己邪戶口之耗非果盡死亡也貪汙之吏舉
百費而一責之農民猾胥持權以私利爲登耗民不任其
誅求賄吏而自詭於逃亡死絕猾胥鬻天子之民以充囊
橐餘獄之守令亦以戶少易徵免於催科不足之罰而善
良者長子孫豪斤陌徵徭不及以爲法外之民其著籍而
重受荼毒皆窮鄉愿樸者爾戶日耗賦必日增僅存之土
著日斃於杖箠囚繫之下此其所以增者百一而減者十

三也夫唯通有無收鹽利清輓免以給軍用而常賦有經以不濫且所任以理租庸者一皆官箴在念之文士而吏不得以持權則彼民也既優游於奉公之不擾自不樂受猾胥之脅索抑安居晏寢無漏逃受戮之隱憂有田而租有口而庸調何憚而不爲版籍之良民以康乃身心邪然則非晏所統而戶不增者非不增也增於吏而不增於國也晏得其樂於附籍之本情以杜姦胥之詭使樂輸者無中侵之傷故民心得而戶口實仁人君子所以體民而生聚者亦此而已豈乞靈於造物而使無夭札遙呼於胡越而使受我索哉然則晏之於財賦君子亦用心也不可以

他行以假貴之也
無利於國無補於民聽姦人之挾持爲立法禁以驅役天下而榷稽之是謂稗政能知此者可與定國家之大計矣剗發凡軍國之用未嘗有援求苛斂於民而以榷鹽爲主鹽之爲利其來舊矣而法愈繁則財愈絀民愈苦於淡食私販者遂爲亂階無他聽姦商之邪說以擅利於己而衆害叢集矣官榷之不能官賣之也官賣之而有抑配有比較有增價有斛耗殃民已甚則私販雖死而不懲必也官於出鹽之鄉收積以鬻於商而商之姦不雜矣統此食鹽之地統此歲辦之鹽期於官無留鹽商無守支民無缺乏

贍貲而止耳官總而計之自竈丁牢盆薪芻糧值之外計所得者若干足以裕國用而止耳一入商人之舟車其之求之而或貴或賤可勿問也而姦商乃脅官以限地界地界限則姦商可以唯意低昂居盈待乏而過索於民民苦其貴而破界以市於他境官抑受商之餌爲之禁制譏繩日煩於廷掠奪日喧於野民乃激而走挺於是結旅操兵相抗相殺而盜賊以起元末泰州之禍亦孔烈矣若此者於國無錙銖之利君與有司受姦商之羈豢以毒民而激之亂制法之愚莫甚於此而相沿不革何也朝廷欲鹽之速售不得其術而墨吏貪姦商之賄爲施網罟以恣其射

利之壅閼其所以亂者所弗恤也吾知之矣省官以省費

吏之放之數則商既不病一委之商而任其所往商亦未

嘗無利也相所缺而趨之捷者獲焉鈍者自咎其拙莫能

怨也而私販之刑不設爭盜抑無緣以起其在民也此方

挾之以增價而彼已至又唯恐其讎之不先則踊貴之害

亦除守此以行雖百王不能易也晏決策行之而後世猶

限地界以徇姦商不亦愍乎持其大綱疏其節目爲政之

上術也統此一王之天下官有煮海之饒民獲流通之利

片言而決耳善持大計者豈有不測之術哉得其要而姦

不能欺千載莫察焉亦可歎已

德宗不許李惟岳之嗣位而亂起延及數年身幾危國幾亡天下鼎沸是豈可謂德宗之宜聽其嗣使假我之爵位據我之土地甲兵以抗我哉而不許之則又兵連禍結而不解論者至此而議已窮謂不先其本而欲圖其末是已顧處此迫不及待之勢許不許兩言而判徒追咎於既往而無以應倉卒是亦塵羹土飯之言耳粵自田承嗣等勢窮而降罪可誅功無可錄授以土地甲兵者僕固懷恩姦矯上命而擅予之也起家無賴之健兒爲賊已歷偷竊土壤乃欲效古諸侯之世及延其禍祚其愚而狂以自取滅亡也本可折箠以收之者也寶臣先死惟岳首爲難端閒

弱無能而張孝忠王武俊又與離心而伏戈相擬則首功之以徼李正己田悅梁崇義於未發也誠不可不决之一旦者矣不許而四凶表裏以佐亂難之必潰養之奚可哉僅未逾年而田悅大衂李納勢蹙惟岳之首縣於北闕天下亦且定矣悅與納株守一單無難坐待其斃然則惟岳之叛不足以爲唐社稷病而德宗之不許事雖勞而固有功矣天下復亂固非不許惟岳之所致也謂殺劉晏而羣叛懷疑以競起者非也晏自不當殺耳不殺晏而河北能戢志以聽命乎誰其信之不殺來瑱而僕固懷恩固反不殺劉晏而河北固叛賊指爲名以激衆怨耳實則了不相

及之勢也抑欲天子不敢殺一人以媚天下而取容乎惟岳既誅成德巳平而處置朱滔王武俊者乖方以致亂則悅[illegible]已雖然殺武俊之志猶之乎承嗣寶臣也平一賊而逆一賊又豈易言哉嗚呼蓋至是而所以處此者誠難論者設身處此又將何以處之與且德宗之初政猶厲精以求治盧杞初升其姦未逞固本治內郎不遠漢光武唐太宗之威德亦可無咎於天下以此言之積久必潰河壅必決代宗以來養成大患授之德宗誠有無可如何者固非天數之必然亦人事漸漬之下游成乎難挽豈一事之失政所猝致哉乃若德宗之不能定亂而反益亂者則有在

驕當時所目昧狂是以思亂者數人耳又皆紈袴子弟與夫偏裨小將無能爲者也若環海內外戴九葉天子以不忘且英明之譽早播於遠近賊之宗黨如田庭玠邵眞谷從政李洧田昂劉怦下至幽燕數萬之衆無欲叛者德宗誠知天下之不足深憂則羣逆之黨固可靜待其消而德宗不能也周視天下自朝廷以至於四方無一非可疑者樹欲靜而撼之波欲澄而汨之疥癬在四末而鍼石施於膏肓可談笑以收功必震驚以召侮愈疑愈起愈起愈疑乃至空腹心之衞以爭勝於東方憂已深慮已亟禍愈速而敗愈烈梁州之奔斯致之有繇而非无妄之災矣盍河

北之勢不能不亂者代宗積壞之下游也而於德宗則爲偶起之波濤事窮而變變則有通之幾焉田承嗣李寶臣李正己朱希彩之毒大潰而且竭矣其潰也正其所以痊也嗚呼能知苟安之必爲後患禍發之可待消亡守順逆之經居高乘權因窮變通久之時無震動驚悚之感而後天下靜於一人之心一發不效惴惴焉迫爲改圖載鬼一車而弧張不說庸人之識量所爲自貽伊感者唯此而已矣

劉盆子請降光武曰待以不死耳大哉言乎理正而法明量宏而志定無苟且求安之情則威信伸而亂賊之膽已

戡天下之禍也必矣詩云我徂惟求定定者非一旦之定也志惟求定未定而不以爲憂將定而不以爲喜所以求之有持之心者定也史朝義窮蹙東走官軍追敗之於衞州而薛嵩李寶臣降再敗於莫州窮蹙無歸而田承嗣降獨與數百騎北奔塞外而李懷僊殺之以降馬燧李抱眞李晟大敗田悅於臨洺梁崇義俘斬於襄陽李惟岳援孤將潰而張孝忠降馬燧等大破田悅於洹水朱滔張孝忠攻拔束鹿惟岳燒營以遁而王武俊殺惟岳以降凡此皆梟雄狡猾爲賊爪牙以成其亂者火燔水平則賣主以圖僥倖使即不降而欲燼之灰欲澄之浪終不足以復興且

其反面無親旦君夕虜憯焉絕其不忍之心者尤爲亂人非一挫可消其狂猘以視赤眉盆子其惡尤甚而旣俯首待命則制之也尤便待以不死而搏給以散秩微祿置之四裔則禍於此而訖矣官軍將士血戰以摧彊寇功未及錄而窮乃投懷之鷙獸寵以節鉞授以土疆義士心灰狂徒得志無惑乎效忠者鮮而犯順者日滋也語有之曰受降難於受敵而非此之謂也兩國相距勢埒力均乍然投分誠僞難知則信難矣以天下之全力奉天子之威討逆臣而懸之死地得生爲幸雖僞何爲操生死榮辱之權於吾股掌夫何難哉夫光武初定雒陽寇盜林立統孤軍以

過歸寇之衝則滅難耳而一言折孟子之覬覦易且如彼況朝義惟活焚林之浮燄已滅天下吏無餘憎于惡已消天而戮其身固非不仁也且使以不死待之而劉孟子終老於漢固可貸其生命則其爲惡也亦厚矣非若白起項羽坑殺之慘也乃唐之君臣迫於亂之苟定一聞瓦解驚喜失措納蠭蠆於懷中其愚也足以亡國不亡者幸爾朱溫叛黃巢以歸而終篡唐郭藥師叛契丹以來而終滅宋代德之世唐猶彊盛是以得免於亡然其浸以亂而終亡於降賊於此始之矣寵薛嵩等以分土者僕固懷恩之姦也君與大臣聽之者其偷也孝忠武俊則德宗自假之威

而又猜忌以裁抑之馬燧等不能與賊爭功尚何能奪其寵命哉

君闇相佞天下有亂人而無姦雄則亂必起民受其毒而國固可不亡君闇相姦有姦雄以芟夷亂人而後國之亡也不可復支漢唐之亡皆姦相移政而姦雄假名義以中立伺天下之亂不輕動而持其後是以其亡決矣田悅李納李惟岳朱滔皆狂騃躁妄自取誅夷者也雖相煽以起其能如唐何邪又況李希烈朱泚之狂愚已甚者乎希烈之鎭淮竊獵得旌節非能如河北之久從安史叅贊梟雄修城繕備之已夙梁崇義肥弱無難平者幸而有功固不

足以亡唐淮蔡諸處四戰之地東有曹王皋西有哥舒曜北有馬燧李抱真張孝忠李懷光雲屯之旅希烈將無所畏據彈丸之地橫梗其中而稱帝擬之袁術而又非其時也朱泚兵雖已解與朱滔縣絕一方旁無可恃之黨乘無主之亂兵一旦而遽登大位保長安片土爲燕雀之堂以視桓[元]自不及一也此二豎者自謀而攬市金直不足以當豪雄之一笑自非李元平源休張光晟蒲之愚不畏死誰則從之盧杞邪矣而挾偏私以自恃然未嘗如郗慮崔[允]之與賊交謀也以此言之德宗能持以鄭重而不括民財空虛衛以爭日夕之功於外此豎子者惡足以逞哉夫擊

賊之中狡黠而知忖者王武俊耳擒惟岳反朱滔皆其籌利害之已夙而能留餘地以自處者也天子不恃以爲依宰相不結以爲黨抑有李晟馬燧力敵勢均而懷忠正以捉之故其技止此而不足以逞其邪心不然進而倚之以立功則桓元平而劉裕篡黃巢臧而朱溫逆不知武俊之所止矣夫戡亂之主拯危之將相慮患不可不密也尤不可無鎮定之量以謙持其所不必防李抱眞得武俊之要領而示之以誠李晟覘懷光之反而安據渭橋不爲宂動皆能忍怨集之介端堅以俟其歸整者也有臣如此賊不足平矣德宗之召亂也視希烈之惡已亟而猶社稷之

衞爲孤注以與爭也田悅李納武俊皆降而希烈稱帝奄奄日就於斃何足以傾空國之師乎可以知已亂之大略矣

人而不仁所最惡聞者忠孝之言而孝爲甚君子率其性之誠然而與言則必逢其怒加之以欷歔垂涕行道酸心之語而怒愈不可攖矣陳天彝之言於至不仁者之前勿論其怒與否也不可與言而與言先失言矣顏魯公謂盧杞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眞卿以舌舐其面血公忍不相容乎近世高邑趙冢宰以魏廣微叔事逆奄而歎曰崑溟無子魯公陷死於賊中冢宰沒身於遠戍取禍之繇皆君

子之過也雖爲小人而猶知有父猶知其父之忠清而恥貽之辱則與父所同志者雖異趣殊情而必不忍相忮害此不待人言而自動於心蓋牿亡之餘夜氣猶存不能泯沒者也旣不自知矣知之而且以其父爲戒矣則忠臣孝子固其不必有怨而挾翼以唯恐不傷者也蔡京小人耳使京而爲君子蔡攸豈但執手診視迫其病免已乎故夫子之責宰予待其出而斥其不仁弗與盡言也使以三年之懷而折其逆心震蕩其良而彼且躋於高陵與於不仁之甚矣君子於此知其人理之已盡置之而勿與言也漠然若蠛蠓之過前不問其誰氏之子也權在則誅殛之權

不任則從引以避之如二胡之於秦檜斯得矣唐弈魏允成之生豺虺服悲焉可也

樊系受朱泚之僞命爲譔冊文乃仰藥而死其愚甚其汙不可浣自度必死而死於名節已虧之後人所怪也嗚呼人之能不爲系者蓋亦鮮矣以爲從賊譔冊法所不赦光復之後必罹刑戮懼而死者未盡然也待至光復執法之日止於死耳蟪蛄之春秋且苟延以姑待亦庸人所必不能引決者則系之死實以自顧懷慙天彝之未盡忘者也乃既慙而有死之心矣而必自玷以兩虧者其故有二苟非持志秉義以作其氣二者之情中人以下之所恆有而

何恃於系焉懷疑而有所待一也氣不勝而受熏灼以不自持二也妻子相榮而不能制三也泚之階逆出於倉卒所與爲黨者姚令言一軍耳在廷之臣固有勸泚迎駕者不徒段司農也系於此不慮泚之必逆而姑俟之一旦僞命見加冊文見委驚惶而迫無以應退而後念名義之已虧而憤以死也此無他其立朝之日茫然於貞邪之辨故識不早而造次多疑也迨乎僞命及身冊文相責斯時也令言之威已張源休蔣鎭張光晟李忠臣實繁有徒出入烜赫於系左右誇之以榮怖之以禍揮霍談笑天日爲迷系於此時心知其逆而氣爲所奪口呿目眩不能與之爭

即雖[illegible][illegible]亦弗能拒也魂搖神蕩四顧而無可避之方倘
紙耳[illegible]矣不復知爲己作矣此無他立義無素狎小人而
爲其所倚作欲奮志以抗凶鋒直足當凶人之一笑義非
一旦之可襲鋒稜不樹者欲振起而不能有含羞以死而
已矣當德宗出奔之際姜公輔諸人皆負馳隨蹕李晟在
北家闔居於長安弗能恤也系徒留而不能去既而陷身
賊中癸段司農劉海賓擊賊而死一時百僚震慴固可想
見而婦人孺子牽裾垂涕相勸以瓦全固有不忍見聞者
系濡遲顧恤以譔冊保全其家以一死自謝其咎蓋無如
此咰呴囁嚅者何也嗚呼至於此而中人以下之能引決

者百不得一矣捐身以全家有時焉或可也郭汾陽之斥郭晞而自入回紇軍中是也捐名義以全妻子則無有可焉者也身全節全而妻子勿恤顧其所全之大小以爲擇義之精而要不失爲志士身死節喪而唯妻子之是徇則生人之理亡矣此亦有故素所表正於家者無本則狎昵嚅呢敗亂人之志氣以相牽曳也夫若是豈易言哉怪系之所爲者吾且恐其不能爲系郇偷免於他日亦幸而爲王維鄭虔以貽辱於萬世已耳段司農自結髮從軍以來其光昭之大節在軍中而軍中重在朝廷而朝廷重夫豈一旦一夕之能然哉

姦佞之惑人主也類以聲色狗馬嬉遊相導而挈臾之以從其所欲不則結宮闈之寵宦寺之援爲內主以移君之志唯盧杞不然蠱惑之具一無所進嬪寺之交一無所附孤特其機巧辯言以與物相枝距而德宗眷倚如此其篤至於保朱泚以百口而泚旋反命靈武鹽夏渭北援兵勿出乾陵而諸軍潰敗拒李懷光之入見而懷光速叛言發禍隨捷如桴鼓而事愈敗德宗之聽之也愈堅及乎公論不容弗獲已以謫之而猶依依然其不忍舍杞何以得此於德宗邪德宗謂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者亦以其無勸淫導侈之事無宦官宮妾之援也夫杞豈不欲爲此哉德

宗之於嗜欲也輕而宮中無韋后楊妃之寵禁門無元振朝恩之權也德宗之所以求治而反亂求親賢而反保姦者無他好與人相違而已樂違人者決於從人一有所從雷霆不能震魁斗不能移矣杞知此而言無不與人相違也其保朱泚也非與泚有香火而爲賊閒也衆言泚反則曰不反而已矣其令援軍勿出乾陵也非於諸將有隙而陷之死地也渾瑊言漠谷之危則曰不危而已矣故顏魯公涕泣言情而益其怒李揆以天子所恤而必驅之行人所謂然則必否之人所謂非則必是之於是德宗周爰四顧求一力矯衆論如杞者而不可得志相孚也氣相協也

孰有能間之者蓋德宗亦猶杞而已己偏任之衆力攻之衆愈攻之己愈任之其終不以杞爲姦邪者抑豈別有所私於杞哉嚮令舉朝譽杞而杞不足以容矣故姦邪必有黨而杞無黨也挾持以罔寵於上者正以孤立無援信爲忠貞之負絕耳夫人之惡未有甚於力與人相拂者也王安石學博思深持己之清尤非杞所可望其肩背乃可人之否否人之可上不畏天下不畏人取全盛之天下而毀裂之可畏哉孤行己意者之惡滔天而不戢也蘇以婞直而必殛夫豈有貪惏媕婀之爲乎

德宗之初天下鼎沸河北連兵以叛李希烈橫亙於中朱

泚內逼天子踞於褒漢李楚琳復斷其右臂韓滉收拾江東以覘成敗其有必亡之勢者十九矣李晟馬燧以孤軍援之非能操全勝之勢而罪己之詔一下天下翕然想望清謐陸敬輿之移主心以作士氣存國脈者功固偉矣然所以言出而效隨者緜來有二不然則漢之將亡亦有忠靖之臣宋之將亡亦下哀痛之詔而何以訖於不救邪其一則德宗之爲君也躁愎猜忌以離臣工之心而固無耆淫慘虐之暴行以失其民故亂者自亂德宗固居然四海之瞻依也倉皇北出而段司農追韓旻以返得安驅以入奉天趙昇鸞劫駕之謀尤亟矣渾瑊一洩其謀復得徐行

以人梁知天下知吾君之尚在故罪己詔下感憤[illegible]以堅夢下河北群逆亦知唐室之必興而有所歸命特乘輿無惡足以維繫之也嚮令帝之出也不速或爲逆賊所害則如梁氏父子死於侯景之手而梁速熸或爲逆賊所劫則如漢獻困於董卓辱於李傕郭汜而漢遂夷唐於是時無宗藩之可倚如瑯邪之在江東無儲貳之可扶如肅宗之在靈武故興將何託以效忠天下無主可依則戴賊以安亦必然之勢矣唯唐之君臣不倡死社稷之邪說沮捲土重來之計故維繫人心者亦不徒在慷慨淋漓之一詔也其一則賊德宗以致亂者盧杞也敬輿與杞忠佞不兩立

而其奔走行在也與杞同至當是時敬輿所欲除帝根本之蠹以滌舊染者莫杞若也杞所深知危言切論雖未斥訟其姦而必將逐己者惟敬輿也顏真卿李揆崔寧杞皆先發而制之矣唯敬輿以患難同奔之侶迫不及排而氣燄方殺直辭正色非杞之可投閒以相攻乃猶不僅此也凡姦臣知不容於正士而反噬無已雖見迸逐猶將償起者唯其有黨也故蔡京誤國已有明徵而靖康之初小人猶沮抑君子以不得伸其忠悃杞則執拗專橫之性不與人相親而唯與人相枝恃君之寵如山嶽而視百僚如培塿雖引裴延齡白志貞以與同汙而未嘗以天子之爵祿

市恩餌欲故徵與一受上刑指麾放黜而在廷在外舉倚敬輿以求安無行將護杞以且進退敬輿者德宗偏聽之詎一移而中外翕然不然宋室垂亡而王倫陳守中之讒猶沮文信國之謀吾未見敬輿之得行其志以歷數德宗之失暢言之而無所撓也是故天下無君則後立之君必不固小人有黨則君子之志必不行非此二者則人心不搖廷議不亂內靖而外不離叛寇之起縱如亂絲亦有緒而無難理矣人臣而知則勿爲李綱之詖辭陷其主以棄天下之心人君而知則勿任結黨之小人塞君子以效忠之路存亡之樞決於毫髮豈可忽乎哉

詩云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輯云者合集事理之始終序次應違之本末無有偏伸無有偏屈詳析而得其要歸也如是則物無不以類辨事無不以緒成而智愚賢不肖之情皆沁入而相感故曰民之洽也懌云者推於其心之所以然極於其事之所必至宛轉以赴其曲開朗以啟其迷雖錮蔽之已深而善入其中則自悅雖危言以相戒而令其易改則自從如是則君與臣不相抗智與愚不相拒意消氣靜樂受以無疑故曰民之莫也如是者無他道焉辭不以意與意不以氣激盡其心以達人之心誠而已矣故易曰修辭立其誠誠立而後辭可修抑

必[illegible]日徐誠乃立不然積忠惻於咽膈輪囷猝發浮動而不本於心甚則反激以召禍而不莫不然亦悠悠置之而固不洽也辭之爲用大矣哉今有說於此其爲理之必然明矣見爲是而毅然決之曰是其所以是者未之詳也其疑於非而必是者未之辨也則人亦挾其所是者以相抗矣見爲非而憤然斥之曰非其所以非者未能適也其疑於是而固非者莫能詰也則人亦報我以非而相折矣是與非交於未事之先未有定也觀於已事之後而非者非是者亦難全其是也恃氣以言之一言以斷之無體驗成熟之實而出之也厲父不能得之於子師不能得之於

弟子而況君臣之際乎故修辭而足以感人之誠者古今不易得也非陸敬輿其能與於斯哉今取其上言於德宗者而熟繹之推之使遠引之使近達之以其情導之以其緒曲折以盡其波瀾而徑捷以御之坦道擴其所憂暢其所鬱排宕之以盡其變翕合之以歸於一合乎往古之經而於今允協究極於中藏之密而於事皆徵其於辭也無閒然矣貞元以後棼亂之宇宙孤危之社稷渙散之人心彌悍之戾氣消融蕩滌而唐室爲之再安皆敬輿悟主之功也故曰辭之爲用大矣哉前乎此者董仲舒王吉而淺賈誼奇而偏魏徵切而俗莫能匹也後乎此者蘇軾辯而詭

貞錄秀許而迂莫能及也不主故常而不流不修藻采而
不鄙六經邈矣卮言日進欲以辭立誠而匡主安民撥亂
反正三代以下一人而已矣
亂與治相承恆百餘年而始定而樞機之發繫於一言曰
利而已盜賊之與夷狄亦何以異於人哉志於利而以動
人者唯利也唐自安史以後稱亂者相繼而起至於德宗
之世而人亦厭之矣故田悅李惟岳朱滔李懷光之叛將
吏士卒皆有不願從逆之情抗凶豎而思受王命然而卒
爲所驅使者以利啗之而衆暫食其餌也田緒殺田悅虜
將士之不容乃登城大呼許緡錢千萬而三軍屏息以聽

李懷光欲奔據河東衆皆不順而許以東方諸縣聽其俘掠於是席捲渡河嗣是以後凡據軍府結衆心以擅命者皆用此術而蠱衆以逞志嗚呼此以利貿片時之歡者豈足以窺非望而成乎割據哉以此爲藏身之固利盡人離旋以自滅蓋亦盜賊之算而已矣老子曰樂與餌過客止夫君子豈不知人情之且然哉乃得天下而不爲身可死國可亡而必不以此訴合於愚賤之心者則所以定天下之志而安其位也以利動天下而天下動動而不可復止有涯之金粟不足以塡無涯之谿壑故唐之亂也無已期利在此而此爲主矣利在彼而彼爲主矣譬權賈[illegible]之柄

天子操之且足以亂庶人操之則立乎其上者之岌岌何如也天子聽命於藩鎮藩鎮聽命於將士迄於五代天子且以賄得延及宋而未息郊祀無名之賞幾竭藏舉天下以出沒生死於錢刀嗚呼利之亡國敗家也盜賊一倡其術而無不效之尤也則亂何繇已也而其慝已甚矣盜賊散利以餌人夷狄聚利以制人皆利乘權以制生人之命也誰生厲階意者其天乎抑亦宇文融王鉷楊慎矜楊炎之徒導其源邪是故先王賤利以納民於名義節其情正其性非計近功者所能測而孟子三斥梁王杜篡弒奪攘之萌其功信不在禹下也

漢有推恩之詔則賜民爵不知當時天下何以位置此盈廷盈野之有爵者也或者承三代之餘方五十里之小國卿大夫士亦林立於比閭之中民之無爵者遂不得比數於人類漢亦聊以此謝其歆望邪無祿之爵無位之官浮寄於君子野人之閒而天下不亂者未之有也德宗蒙塵梁漢國儲已空賞無可行以爵代賞陸敬輿曰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夫爵而僅以佐利之窮名而說於虛以誘人之悅天子尚誰與守官而民志亦奚以定乎且夫唐之所以日喪其柄而亂生不已者何邪輕虛名以召實禍也一降賊而平章矣御史大夫矣其去天子直尋丈之閒

耳李懷光之求節鉞德宗固曰賊本無資假我位號以聚衆耳是明知爵命之適以長亂矣時逼勢窮不得已而又用之則人主之能操魁柄以制四方者誠難矣哉獻瓜果之民賜以試官敬輿以爲不可誠不可矣要其實豈但獻瓜果者乎奏小功小效於軍中而驟予以崇階使與功臣能吏相齒以進下傲上賤妨貴以一日之微勞掩生平之大節甚則伶人厮養陵乘清流積閥之閒又惡足以勸忠而鼓士氣哉敬輿此論猶爭於其末而遺其本也賊以利陷我以名餌術相若矣利實名虛勢不敵矣夫亦恃唐祚未窮而朱泚李懷光皆猥陋人無圖志耳不然是術也允

足以亡矣愼重其賞則一縑亦足以明恩一級固足以昭貴如其氾濫無紀人亦何用此告身以博酒食邪故當多事之秋倍重名器之予非吝也祿以隨爵位以隨官則效節戮力以拔自寒微登於顯秩者無近功而有大利固無患人之不勸也德宗始於吝而終於濫中無主而一發遂不能收敬輿欲挽之而不能邪抑其謀之未足以及此邪爵冗名賤欲望天下之安必不可得之數也

奚以知其爲大智哉爲人所欺者是已奚以知其能大治哉不憂人之亂我者是已故堯任伯鯀而聖不可知子產信校人而智不可及葢其審乎理亂安危得失之大綱求

成吾事求濟吾功求全吾從焉而止其他是非利害百說雜進於前且姑聽之必不可者我既不為之移矣彼小人之情有憾而不知者焉有躁而不審者焉有隨時傾動而無適守者焉有規小利而覬幸得之者焉凡此皆不足以撓我之大猷傷我之經德無論其得與不得情涯而善收亦小欣然笑聽以徐俟其所終即令其姦私而事有所要亦於我無傷而惡用窮之哉所欺者小竊吾之恩濡而止校人之詐僅食一魚也所欺者大自有法以議其後而不能為緜庇也持大法捐小利以聽小人之或徼薄福而或即大刑志不撓神不驚吾之所以敷裁於理亂安

危得失者如日月之中天不驅雲以自照也智者知此而其智大矣以治天下罔不治矣德宗言自山北來者張皇賊勢頗似窺覘陸敬輿曰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智哉言乎失張皇者之情大要可見矣愚而驚躁而懾隨時傾動而道聽塗說其言不足信其情可矜也吾之彊弱在人耳目之間何必窺覘而始悉吾所欲爲者大義在討賊而無所隱進止之機在俄頃而必不輕示初至之人即使其爲窺覘邪亦何足以爲吾之大患且將情窮迹露自趣於死而奚容早爲防制哉敬輿之說非徒爲闊略之語以誇識量也取天下之情僞而極之誠無所用其彌縫之精核矣

名者實之所自浮也故好名爲士之大戒抑聞之曰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斯亦非無謂之言蓋爲人君取士勸獎天下於君子之途而言也士以誠自盡而遠乎名則念深而義固上以誠責下而忌其名則情睽而恥刓故名者亦人治之大者也因義而立謂之名義有節而不可踰謂之名節人君之求於士者節義而已名固有相因而起者矣皐夔逢比皆名之可慕者也惟所好在名則非必皐夔而必爲皐夔之言彼固不足爲皐夔而君可與於堯舜矣非必逢比而必爲逢比之言彼固不足爲逢比而君可免於桀紂矣夫導君以侈引君以貪長君之暴增君之淫肆害

君子而固結小人取怨兆民而邀歡戚宦亦何求而不得所不得者名耳則好名者所畏忌而不欲以身試者也於名而不好則好必有所移榮寵其好矣利祿其好矣全身保妻子其好矣人君而惡好名將謂此仳仳有屋蔌蔌有穀享厚賓之小人爲誠樸無飾而登進之乎夫所言非道不足以爲名君未有過不足以爲名時未有危不足以爲名取善言而效之乘君瑕而攻之知時危而先言之既而其言驗矣天下相與傳誦之然後忠直先識之名歸焉夫士苟非自好之有素憂國之有誠但以名之所在不恤殺怒不避罪罟而力爭於廷誠爲臣之末節而君子之所恥

爲然其益於人主也則亦大矣忠信誠慤端靜和平格心非而略人政以遠名而崇實者間世而一遇如有其人固宅揆亮工託孤寄命之選也諫省部寺以降有官守言職者豈必盡得此而庸之乎則汲汲焉求好名之士唯恐不得而加之罪名曰沽直好名安得此亡國之語哉德宗惡姜公輔之諫謂其指朕過以求名誠指過以求名何惜不予之名而因自懲其過乎陸敬輿曰掩己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所以平慢諫者之浮氣也實不盡然也予士以名則上收其實也

德宗之闇也舍李晟渾瑊不信而信吐蕃也吐蕃歸國壁

敬輿以爲慶快其識卓矣借兵於夷以平寇賊闖入而掠
我人民乘閒而窺我社稷二者之害易知也愚者且爲之
辭曰掠奪雖弗能禁然忍小害以除大患亦一時之權計
也若夫乘閒吞滅之害則或輕信其不然而究亦未必盡
然愚暗者且以香火要之矣故二者之害易知而愚者猶
有辭以爭若夫其徒勞而祇以弛我三軍之氣驕我將帥
之心旋以僨敗則情勢之必然不必其滅我掠我而禍在
眉睫猶弗見也古今之以此致覆軍殺將失地之害者不
一矣豈難知哉夫我有危亡之憂而借人之力以相援邪
衛且不能得之於齊桓而況夷乎兩軍相當鋒矢相及一

死一生以力相敵以智相距以氣相凌將不能自保兵不能求全天下之至凶至危者也豈有人焉唯他人之是恤而君忘其敗將忘其死以致命於原野哉孫臏之爲趙敗魏自欲報魏也項羽之爲趙破秦自欲滅秦也不然則君欲之而將不欲將即欲之三軍之士必啗其强以肝腦殉人而固不聽也故吳結蜀以爲援蜀待吳以交起而俱滅於魏諸葛誕王淩毋邱儉倚吳而斃於孤城竇建德不揣以奔赴王世充之難軍心不固而身爲俘虜恃人與爲人所恃者之成敗槩可見矣兩軍相距乞援於外而外亟應之者大抵師鄰析教訟之智兩敵俱輕而己居其重其所

援者特未定也此以情告彼亦以情告此以利餌彼亦以利餌兩情俱可得兩利俱可收相其勝者而畸與之夫豈有抑彼伸此之情哉斂兵旁睨於勝者居功於敗者亦可無怨翶翔於其閒得厚實以旋歸弱者之敗自不瘳也藉令無爲之援者無所恃以生玩敵之心而量力以自奮亦何至狂起無擇以覆師失地於一朝哉故凡待援於人者類爲人所持以自斃況夷狄之唯利是趨不可以理感情合者乎宇文高氏之用突厥也交受其制而不得其一矢之力其明驗已回紇之爲唐討安史也安慶緒史懷義之愚不能反用回紇以敝唐也德宗乃欲效之以用吐蕃朱

洮狻而貲充盈之府庫我能與爭嫡狻夷使必親我乎此番去軍心涸將任專大功必成傲輿知之審矣古人成敗之已迹著於史冊懸若王□□者尚弗之省而以爲秘計天奪妄人之魄以禍人國亦至此哉

德宗以進取規畫謀之陸敬輿而敬輿無所條奏唯戒德宗之中制俾將帥之智勇得伸以集大功其言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上掣其肘下不死綏至哉言乎要非敬輿之刱說也古者命將推轂之言曰閫以外將軍制之非帝王制勝之定法乎而後世人主遙制進止之機以取覆敗則唯其

中無持守而辯言亂政之妄人戲之斯戲也戲之者多端而莫甚於宦寺宦寺者膽劣而氣浮以肥甘紈繡與輕佻之武人臭味相得故輒敢以知兵自命其欲進也如游魚其欲退也如驚鹿大言炎炎危言惻惻足以動人主之聽人主習聞之因以自詫曰吾亦知兵矣此禍本也既已於韜鈐之猥說略有所聞矣又以孤立於上兵授於人而生其猜防弗能自決也進喋喋佹佹之士屑屑以商之慎重而樸誠者弗能合也於是有甫離帖括乍讀孫吳者即以其章句聲韻之小慧爲尊俎折衝之奇謀見荷戈者而即信爲兵也見一呼一號一跳一擊者而即許爲勇也圖畫

之山川管窺之元冢古人偶一試用之機巧而寳爲神秘以其雕蟲之才炙轂之口言之而成章推之而成理乃以說元戎宿將之怯而寡謀也競起攘袂而爭之猶閫之君一入其彀中遂以非斥名帥而亟用其說以遙相迫責軍已覆國已危彼瑣瑣云云之子功罪不及悠然事外彼固以人國爲嬉者而柰何授之以嬉也庸主陋相以寡識而多疑者古今相襲而不悟嗚呼亦可爲大哀也已一彼一此者死生之命也一進一退者反覆之機也一屈一伸者相乘之氣也運以心營以目度以勢乘以時矢石雹集金鼓震耳之下蹀血以趨而無容出諸口者此豈揮毫攤牘

終於軒遂室者所得與哉以敬輿之傅識鴻才豈不可出奇語以贊李晟渾瑊之不逮而杜口忘言唯教其君以專任而曰面書生不及敬輿之百一乃敢以談兵惑主聽勿誅爲足矣而可令操三軍之生死宗社之存亡哉宦寺居中辯言日進亡國之左券未有幸免者也

西域之在漢爲贅疣也於唐則指之護臂也時勢異而一槩之論不可執有如此夫匈奴之大勢在雲中以北使其南撓瓜沙則有河湟之隔非其所便而西域各有君長聚徒無幾僅保城郭貪賂畏威兩袒胡漢皆不足爲重輕故曰贅疣也至唐爲安西爲北庭則已入中國之版圖重兵

修守禦營田牧屹爲重鎭安史之亂從朔方以收兩京於唐重矣代德之際河隴陷沒李元忠郭昕閉境拒守而吐蕃之勢不張其東侵也有所掣而不敢深入是吐蕃必爭之地也於唐爲重矣惟二鎭屹立扼吐蕃之背以護蕭關故吐蕃不得於北轉而南巒松維黎雅時受其衝突乃河洮平衍馳驟易而防禦難蜀西叢山脊嶂騎隊不舒扼其從入之路以困之於山甚易易也故嚴武韋臯捍之而有餘使割安西北庭以畀吐蕃則戎馬安驅於原洮而又得東方懷歸怨棄之士卒爲鄉導以深入禍豈小哉拓土非道也棄土亦非道也棄土而捐之勁敵尤非道也鄭侯決

策而吐蕃不能爲中國之大患且無轉輸戍守爭戰之勞
胡爲其棄之邪承業謀國之臣無有如鄴侯者以小信小
惠割版圖以貽覆亡之禍觀於此而可爲痛哭也
陸敬輿自奉天得主以來事無無有不言言無有不盡而德
宗之不從者十不一二也興元元年車駕還京徵鄴侯自
杭赴闕受散騎之命月直西　迄乎登庸逮貞元五年凡
六載而敬輿寂無建白唯鄴　出使陜虢敬輿一謀罷淮
西之兵及鄴侯卒敬輿相與　吏減運米廣和糴止密封
卻饋贈定宣武敬輿復娓娓長言之李進而陸默李退而
陸語是必有故焉參觀求之可以知世可以知人可以知

治理與臣道矣夫鄴侯豈妨賢而塞言路者哉敬輿之所
陳又豈鄴侯之所非而疑不見庸以中止者哉益敬輿所
欲言者鄴侯早已言之而鄴侯或不得於君者敬輿終不
能得也德宗之倚敬輿也重而猜忮自賢之情暫伏而終
不可遏勢變身危無容不聽耳而敬輿盡其所欲言一如
魏徵之於太宗者以爭之德宗不平之隱特折抑而未著
故一歸闕而急召鄴侯者固不欲以相位授敬輿也鄴侯
以三世元老定危亡而調護元良德望既重其識量宏遠
達於世變審於君心之偏蔽有微言有大義有曲中之權
若此者皆敬輿之所未逮也小人以氣矯制君子以心相

服使敬輿於鄴侯當國之日而嘖嘖多言非敬輿矣故昔之犯顏危諫以與德宗相矯拂者時無鄴侯也夫豈樂以狂直自炫而必與世相違哉論者或抑鄴侯以詭秘之譏處人天倫斁敘之介謀國於傾危不定之時而奮然盡言於猜主之前以博人之一快大臣坐論格心之道固不然也使鄴侯而果挾詭秘之術則敬輿何爲心折以忘言邪鄴侯卒而敬輿又不容已於廷爭其勢既然其性情才學抑然無有居中之元老主持而靜鎮之如冬日乍暄草木有怒生之芽雖冰雪摧殘所必加也則又敬輿之窮也

天子禁衛之兵得其人而任之以處多虞之世四末雖敗

可以不亡唐自肅代以來倚神策一軍以彊其幹及德宗
亟討河朔李晟將之而北白志貞募市井之人以冒名而
無實於是姚令言一呼天子單騎而走中先衰也及李懷
光平李晟移鎮鳳翔神策一軍仍歸禁衛於斯時也任之
得人與不得安危存亡之大機會也德宗四顧無所倚任
而任之中官終唐之世宦寺挾之以逞其逆節而迄於亡
德宗初任中官之日鄴侯敬輿無一言及之何其闇大
計於緘默也所以然者自李晟而外亦無可託之人也禁
兵操於宦寺而天子危於內禁兵授之帥臣而天子危於
外外之危篡奪因之宋太祖驟起於一旦而郭柴之祀忽

諸此李陸二公所不能保也屢移鎮而更求一如晟者不易得也即有一如晟者而抑難乎其爲繼蓋當日所可任者唯鄴侯耳鄴侯任之則且求能爲天子羽翼終無逆叛者以繼之法制立而忠勤徧喻於吏士雖有不順者弗能逃也如是乃可保之數十年而居重馭輕之勢以成然而鄴侯不可以自言也敬輿亦不能以此爲鄴侯請也德宗之欲任竇文場王希遷也固曰猶之乎吾自操之也漢靈帝之任蹇碩亦豈不曰猶吾自將之也乎君畜疑自用則忠臣心知其禍而無爲之謀李陸二公救其眉睫之失足矣惡能取百年之遠猷爲之辰告哉

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可謂天下之至愚矣夫其所以不知者何也將前而欲察見其讒顧後而欲徐知其賊也可見者既見而知之矣未可見者惡從而知之必將樂聞密告之語以摘發於所未形此勿論密告者之即爲讒賊也即非讒而不爲賊而人之情僞亦灼然易見矣當反側未安之際人懷危疑未定之情苟非昏溺豈遽安心用志以盡忘物變之不可測哉惟其然也明者持之以靜乃使迹逆而心順者憂危而失措者有過而思改者爲惡而未定者皆得以久處徐思而定其妄慮然而終不悛焉則其惡必大著不待摘發而無可隱如是則讒賊果讒賊

也在前在後而無不周知也斯乃謂之大智達矣抱暉殺節度使張勸據陝州要求旌節東與李希烈相應鄴侯單騎入其軍中於時贊佐有請屏人白事者鄴侯拒之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不願聞也夫抱暉之逆既著矣必有與爲死黨者亦無容疑矣或有陰謀乘閒以作亂者亦其恆矣要可一言以蔽之曰技止此耳河東之軍屯於安邑馬燧以元戎偕行威足以相制鄴侯之慮此也周持此也定屏人以白者即使果懷忠以思效亦不過如此而已惡用知哉拒之勿聽則挾私而謗毀者道聽而張皇者淺中而過慮者言雖未出其懷來已瞭然於心目之間

若吏汲汲然求取而知之耳目熒而心志亂讒賊交進復紛從而辨之哉天下之變多端矣而無不止於其數狐吾知其赤烏吾知其黑虎吾知其搏蛇吾知其盤蛙吾知其鳴躍吾知其情淫吾知其淸消吾知其濁冬吾知其必霜夏吾知其必雷故程子之答邵堯夫曰吾知雷之從起處起也天地之變可坐而定況區區讒賊之情態乎獻密言以效小忠者即非讒賊亦讒賊之所乘也況乎不保其不爲讒賊也知此者可以全恩可以立義可以得衆可以已亂夫是之謂大智

祿山思明父子旋自相殺而朝義死於李懷僊田悅死於

田緒李惟岳死於王武俊朱泚死於韓旻李懷光死於牛名俊李希烈死於陳僊奇而李懷僊旋死於朱希彩陳僊奇旋死於吳少誠惡相師機相伺逆相報所固然也殺機之動天下相殺於無已愍不畏死者擁兵以自危莫能自免習氣之熏蒸天地之和氣銷爍無餘推原禍始其咎將誰歸邪習氣之所緣成人君之刑賞爲之也安史之逆爲梟獍夷狄之天性則然無足怪者夫亦自行吾天誅焉可矣史朝義孤豚受困有必死之勢李懷僊與同逆而北面臣之一旦反面而殺之以爲功此豈可假以旄節躋之將相之列者高帝斬丁公光武誅彭寵之奴豈不念於我行

功蓋名義之所在人之所自定雖均爲賊而亦有人[illegible]存
上以天下之兵力以殲垂亡之寇豈待於彼之內亂
以殺其主而後亂可乘乎降可受也殺主以降不可以道
偏裨不可以殺主帥則主帥不可以叛天子之義則奚幸
而成則北面攤戴以爲君及其敗則剸其首以博祿位而
祿位隨之韓昱陳儔奇惡得而不效尤以徼幸乎朱希彩
與少誠又何憚而不族爲反戈邪一人偷於上四海淫於
下我不知當此之時天下之彝倫崩裂父子婦姑兄弟之
閒若何也史特未言之耳幽燕則朱滔朱泚迭爲戎首淮
西則少誠少陽踵以怙亂而唐受其敗者數十年而不定

代宗毀坊表於前而德宗弗能改也惡積而不可復揜矣陸敬輿之籌國本理原情度時定法可謂無遺矣其有失者則李懷光旣誅之後慮有請乘勝討淮西者豫諫德宗罷諸道之兵也諸道罷兵八閱月而陳僊奇斬李希烈以降一如敬輿之算而何以言失邪乃參終始以觀之則淮西四十餘年勤天下之兵血戰以爭暴骨如莽者皆於此失其樞機也安危禍福之幾莫不循理以為本李懷光赴援奉天而朱泚遁盧杞激之而始有叛心雖叛而引兵歸河東猶曰俟明春平賊據守一隅未敢旁掠州縣僭稱大號也所惡於懷光者殺孔巢父而已抑巢父輕躁之自取也

德宗欲赦之益有以反怨物之心焉李晟馬燧李泌咸持以爲不可斯亦過矣若希烈者勝孤弱狂愚之梁崇義既無大功於唐室且當討崇義之日廷臣爭其不可任而德宗推誠以任之賊平賞渥唐無毫髮之負遽乘危以反僭大號以與天子競存亡力弱於祿山而惡相敵矣此而可忍萬世之綱紀裂矣何居乎敬輿之欲止其討也乘河中已下之勢河北三帥斂手歸命蹙已窮之寇易於拉朽乃齊一衆之勞而曰不有人禍必有鬼誅爲天下君而坐待鬼誅則亦懸用天子爲也俟人禍之加則陳僊奇因以反戈而吳少誠踵之淮西數十年不戢之焚皆自此啟之矣

原情定罪而罪有等差飭法明倫而法有輕重委之鬼誅則神所弗佑徬之人禍則衆難方興懷光可赦希烈必不可容法之所垂情之所衷道之所定抑與勢之所審而四海之觀聽將來之事變皆於此焉決也故赦與之於此失矣隨命李晟渾瑊馬燧一將臨之而淮蔡蕩平天下清晏吳少誠三世之禍不足以興而淄青平盧魏博之逆志亦消矣失之垂成良可惜哉

細行不矜終累大德三代以下名臣正士志不行而道窮者皆在此也君以之而不信民以之而不服小人以之反持以相抗而上下交受其詘歐陽永叔以困於閒帷之議

而隋稷之挫於南唐尤無足怪也張延賞姦佞小人煽亂
天下吐蕃劫盟之役幾危社稷廷臣莫能斥其姦而李晟
抗表以論劫之正也晟之告李叔度曰晟任兼將相知朝
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為臣推此心也其力攻延賞之志確
然可正告於君父而在廷將繼之以助正抑姦者不患其
孤鳴矣乃德宗疑其挹夙忿以沮成功終任延賞聽之以
受欺於吐蕃晟雖痛哭陳言莫能救也平涼既敗渾瑊幾
死延賞之罪已不可揜然且保祿位以終而譴訶不及無
他成都營妓之事延賞早有以持晟之長短而上下皆藏
也晟之論延賞也且忘其有營妓之事即不忘而豈得以

纖芥之嫌置相臣之賢姦與邊疆之安危於不較哉而君與廷臣既挾此爲成心以至史官推原釁郄亦謂自營妓而開晟之心終不白於天下唯其始不謹而微不愼也飲食醉飽琴書弈博之微皆有終身臧否天下應違之辨存焉故昔人以在官抄書亦爲罪過而不可不愼觀於李晟可以鑒矣

亂國之財賦下掊克於民而上不在官民乃殄國乃益貧民罔不怨天子聞之赫然以怒皆所必然而無不快其發覺者然因此而句勘之以盡納於上則害愈浸淫而民之死也益劇矣是所謂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也假公

科歛者正以不發覺而猶有所止耳發覺矣上顧因之而收其利既無以大服其心而唯思巧爲揜飾以冐見上抑謂民之可多取而必應也據所句勘於蠹吏者歲以爲常則正賦之外抑有句勘之贏餘列於正供名爲句勘實加無藝之征耳且上唯利其所獲而不抵科斂者於法則句勘之外又有横征而誰能禁之民之無知始見蠹吏之嚢槖愉之內帑未嘗不竊快焉孰知昔之剝牀以辨者後且及膚乎故用之一時而小利行之數世而殃民之酷殆不忍言李長源以此足防秋之國用欲辭聚斂虐民之罪不可得已誠惡蠹吏之横征恤民困而念國之匱也句勘有

實以抵來歲之賦可以紓一時之急而民亦蘇矣民知稅有定額而吏亦戢矣斯則句勘之善政與

小弁所以爲君子之詩者太子欲廢未廢之際其傅陳匡救之術於幽王也故其所以處父子君臣之際曲盡調停之理而奪其迷惑浸淫之幾鄭侯用之以全德宗之恩而興其宗社故小弁爲君子之詩其利溥也其詩曰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但言究則聽讒而惑者固自以爲究矣乃其彌究而彌惑者惟其不舒也淺人之情動於狂而不可挽無他聞言而即喜聞言而即怒耳以其躁氣與讒人之深機而相觸究之道則雖有至仁大孝之隱皆弗能自達釋

俟日爲陛下從容三日究其端緒用此詩也氣平而讒人之機斂抱忠欲言者攻於進矣故問一日而德音[illegible]讒也其詩又曰君子無易繇言耳屬于垣易言者不必信之於心也心非必藏而偶觸於讒言以有喜怒過情之辭亦將曰吾爲君父之尊言即失而無大過也乃一出而入信以爲固然矣匪直懷姦者幸有間之可乘即觀望而無定情者亦謂君子之喜在此而怒在彼即此以迎合之而將得其心在旁在側者見爲不足憚而言之也無擇惡知一入於其耳以生其心伏莽之戎恃此言以爲依據而旋相搆扇於無已哉惟慎於口而人不得窺其際則讒人之氣愈

歛而抱忠欲言者敢於進矣鄴侯曰陛下還宮嘗自審思勿露此衷於左右用此詩也故德宗流涕曰太子仁孝實無他也小弁垂訓於千載之上而鄴侯以收曲全慈孝安定國家之至仁大孝於千載之下故曰小弁君子之詩也自非幽王之喪心失志循其道而無不可動詩之爲教至矣哉知用君子之道者君子也鄴侯之爲君子儒於斯見矣

君相可以造命鄴侯之言大矣進君相而與天爭權異乎古之言俟命者矣乃唯能造命者而後可以俟命能受命者而後可以造命推致其極又豈徒君相爲然哉天之命

有理而無心者也有人於此而壽矣有人於此而夭矣天何所須其人之久存而壽之何所惡其人之妨己而夭之其或壽或夭不可知者所謂命也而非天必欲壽之必欲夭之脩脩然以至高大明之眞宰與人爭蟪蛄之春秋也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亂有亂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寒而病暑而病飢而病飽而病違生之理淺者以病深者以死人不自知而自取之而自昧之見爲不可知信爲眞之致而束手以待之曰天之命也是誠天命之也理不可違與天之殺相當與天之生相背自然其不可移矣天何心哉

夫國家之治亂存亡亦如此而已矣而君相之權藉大故治亂存亡之數亦大實則與士庶之窮通生死其量適止於是者一也舉而委之於天若天之有私焉若天之纖細而爲蟪蛄爭春秋焉嗚呼何其不自揣度而謂天之有意於己也故鄰侯之言非大也非與天爭權自知其藐然不足以當天之喜怒而天固無喜怒惟循理以畏天則命在己矣雖然其言有病唯君相可以造命豈非君相而無與於命乎修身以俟命愼動以永命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禍福之大小則視乎權藉之重輕而已矣

陸敬輿之在翰林言無不從及其爰立從違相半其從也

皆有弗獲之色焉何也大權者人主之所愼予小人之所爭忮君子之所愼處者也敬輿之忠直明達允爲社稷之臣而鄴侯將卒不急引以自代蓋鄴侯知此位之不易居爲德宗謀爲敬輿謀固未可遽授〻與也宰相之重任官之止境也苟資望之可爲皆垂涎而思得董晉竇參留晉鄴所不敢相排以相奪者徒鄴侯耳非能忘情而甘出其下也鄴侯以三朝元老立翼戴之功而白衣歸山屈身參佐無求登台輔之心其大服不肖者之心夙矣肅宗欲相之而李輔國忌焉則去代宗欲相之而元載忌焉則去君輸忱以延佇己養重以徘徊乃以大得志於多猜之主背

小盈廷而俛首以聽命敬輿豈其等倫哉自扈從以來無日不在君側無事不參大議雖未授白麻而鄭侯旣卒其必相也無疑矣嗚呼欲相未相之際姦竊邪伺攢萬矢以射一鵠亦危矣哉鄭侯之不爲以自代全敬輿卽以爾德宗法家拂士於他日而敬輿不知也今爲敬輿計鄭侯在位國政有託而敬輿忘言未可以去乎董晉竇參受平章之命未可以去乎參以貪敗物望益歸於己未可以去乎參死參黨疑之譖未可以去乎與枝陋之趙憬同升未可以去乎沾沾然若留身於巖廊以待枚卜之來則倒授指摘於人而敬輿之危益岌岌矣及旣相也裴延齡

判度支苦諫而不從吳通玄騰謗書於中外姜公輔以敢
諫坐貶賈耽盧邁相繼而發三事及是而引身已晚矣然
且徘徊不決坐待貶斥幾以不保其腰領以自全也不亦
以靖國也尤不可矣何也已被罪而忠直之黨危邪佞之
志得禍必中於國家也宰相者位亞於人主而權重於百
僚者也君子欲盡忠以衛社稷奚必得此而後道可行乎
幸於相而適人閒政之道誹矣欲爲繩愆糾謬之臣則不
如以筆簡侍帷幄之可自盡也鄴侯知之敬輿弗知也二
賢識慮之優劣於此辨矣

貞元八年江淮水潦米價加倍畿輔公儲委積陸敬輿請

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邊鎮和糴酌一時之緩急權其重輕信得之矣然米可爲立國之令圖也豐凶者不定之數田畝所出則有定之獲也豐而餘凶而不足通十年之算豐而有餘凶而猶無不足則遠方之租米畢令輕齎京邊之廥調悉使納米可也如其不然則豐年之所偶餘留之民間以待凶歲使無頓竭之憂奈何乍見其豐遽糴之以空在民之藏乎爲國用計者耕九餘三極使有餘以待凶歲如其餼餼有限吏祿軍食豐僅給而凶則乏又值京邊緩餘而價賤則抑以錢絹代給使吏與軍自糴於民猶之可爾何也自糴則食有節而支不縻民尚不至[illegible]

既有官與和糴就令無損買折民之弊而必求如額[illegible]坐食者之狼戾與囤積之紅朽不復念此衆齒日小[illegible]炊爨無從求粒米而無從者衆況乎立國有經恆言有[illegible]以待水旱則江淮薦饑自可取足太倉捐破運以蘇民[illegible]事斂民之積以虛根本哉敬與所陳令江淮斗米折錢八十計其所贏餘錢十萬四千緡一時行之覺爲公私之兩利而國無常守之經官操商販之計空內地之積奪凶歲之儲使牟利之臣因得營私以殃民其失也大矣以要言之京邊之盈餘不可聚於上而急食之也此不易之定論也

陸敬輿請罷關東諸道防秋戍卒令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廣開屯田官爲收糴自戰自耕於其所守之地此亦以明府兵番戍之徒勞而自弱不如召募之得也論者於敬輿所陳則韙其說而惜德宗之不從乃於府兵則贊其得三代之良法而謂不可易貪爲議論不審事理自相齟齬罔天下後世以伸其無據之談如此者亦奚必他爲之辯哉卽其說以破之而足矣夫折中至當之理存其兩是而後可定其一得守其一得而後不惑於兩是誠不易也執今日而必法堯舜也卽有娓娓長言爲委曲因時之論者不可聽也誠不容不易也則三代之所仁今日

之所暴三代之所利今日之所害必因時而取宜於國民
斷有抗古道以相難者不足聽也言府兵則府兵詩言井
玄櫃以各異則各異善心無衡而聽之耳耳無準而聽詆
上之迹與辯端之辯受奪於彊辭而傲岸以持己之是非
其言而自謂允愜於天下嗚呼小言破道曲說傷理眾訟
於廷文傳於後一人之筆舌旦此夕彼其以萬世之國計
民生戲邪不然奚為此喋喋哉持其前後彼此之論以相
參則其無日無心如籬竹得風之鳴技自窮矣
自米粟外民所輸者本邑折色奚便國之利不宜計也而
必計利民利民者非一切之法所可據為典要雖其時而

已唐之初制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其後兩稅法行納纊布改令納錢陸贄上言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詔令仍輸本色執常理以言之宜無以易也揣事理以言之則有未允者蓋納繒纊布之精粗至不齊矣不求其精則民俗之偷也且以行濫之物輸官而吏以包容受賕既損國計導民姦而取有用之縑帛為速敝之絹布滅裂物產於民亦病矣如必求其精且良與而精粗者無定之數也墨吏猾胥操權以苛責為索賄之媒民困不可言矣錢則輸足而無可挾之辭矣以絹布綿纊而易錢愚民雖受欺於姦賈而無恐喝之威則其受抑者無幾雖勞而無大

損也此折錢之一便也樹桑育先王之政後世益之以麻枲吉貝今北綿然而不能所在而皆植也桑枲之土取給焉易而不產之鄉轉貿以充供既以其所產者易錢復以錢而易絹繒纊布三變而後得之又必求中度者以受紬商之騰踊憑藉之困費十而不能得五也錢則流通於四海而無不可得此又一利也丁田雖有定也而析戶分產畸零不能齊一勢之所必然也絹繒纊布必中度以資用單丁寡產尺寸銖兩之分不可以登於府庫必計值以求附於驕橫不仁之里不睦之家挾持以虐孤寡無所控也錢則自一錢以上皆可自輸之官此又一利也絲枲者皆用

其新者也民儲積以待非時之求而江鄉雨溼山谷烟蒸色黯非鮮則吏不收而民苦於重辦吏旣受而轉輸之役者民也將車在道霧雨之所霑濡稍不謹而成黦黴則上重責而又苦於追償其支給也非能旋收而旋散之也有積之數十年而朽於藏者矣以給吏士不堪衣被則怨起於下是竭小民機杼之勞委之於糞土矣錢則在民在官以收以放雖百年而不改其恆此又一利也積此數利民雖一勞而永逸上有支給而下有實利金錢流行之世所不能悉使折輸者米粟而已然而民且困焉況欲使之輸中度之絲麻累遞運之勞以徒供朽壞乎唐初去古未遠

銀未發於川鑄錢尚少故恐徵本色可也敬輿之言惜舊制之湮順愚民不可慮始之情耳金錢大行於上下因賦如折色之利民而無病於國也故論治者貴於知通也

陸敬輿論稅限迫促之言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畢遽斂穀租上責既嚴吏威愈促急賣而耗其半也求假而費其倍償悲哉亂世之民愚哉亂世之君也民之可悲者聶夷中之詩盡之矣其甚者不待二月而始賣新絲五月而始糶新穀也君之愚也促之甚則民益貧民益貧則稅益逋耕桑之獲止有此數促之速盡役雖死於桁楊而必無以繼流亡日告起爲盜賊而後下蠲逋之令計其所

得減於緩徵者十之三四矣何其愚也迫促之令君惛而不知計民惴而不敢違墨吏得此以張其威猾胥得此以饑其罔毒債金屯粟之豪民得此以持貧民之生死而奪其田廬子女亂世之上下胥以迫促爲便而國日蠹民日死夫誰念之孟子曰用其一緩其二緩之爲利溥矣哉所謂緩者非竟置之謂也通數十百年而計之緩者數月而已紬邪臣急功之謀斥祭臣各發之說獨計臣卸責之私姑忍之少待之留一春夏之閒俟之秋冬而明歲之春且裕矣源源相繼賦亦未嘗有緩也統計之於累歲之餘初何有濡滯之疑哉國家當急遽之時自有不煞之費取

此而姑忍之少待之可省以應急需者不患乏也而奔問
遠貢之千里之遙轉輸之不逮事者也緩者驕帥姦臣墨
吏猾胥豪民之大不便而人君深長之益也愚者自不知
耳君愚而百姓之可悲無所控告矣

德宗始召叛臣之亂中徇藩鎭之惡終授宦豎之權樹小
人之黨其不君也足以亡而不亡者幸也乃夷考其行非
有徵聲逐色沈溺不反之失也非有淫刑濫殺暴怒不戢
之惡也抑非有闒善不知遇事不察之暗也疑其可進中
主而上之以守成而保其福祚然而卒爲後世危亡之鑒
者論者以爲好疑之過是已雖然好疑者其咎之流也非

其源也窮本探源則好諫而已矣故陸敬輿欲釋其疑而不足以奪其心而使之悛益其厚有所疑者唯其深有所信也非無所信而一用其疑也於盧杞則信於裴延齡則信於竇文場霍仙鳴則信於韋渠牟則信敗而不怨貶而不釋死而猶追念之推心置腹羣言交擊而愛之益堅且不僅是也陸贄之始李泌之終亦未嘗不唯言是聽而無有二三也然則豈好疑爲其不可解之惑哉敬輿之在奉天也有排難之顯功言無不中則秉義雖直處時雖危而志得神怡發之於辭氣顏色也必溫和而浹洽故罪己之詔雖暴揚其過而不以爲侮若長源則宛曲從容之度足

以伺侍其驕氣而使其意也消盧杞諸姦豈有別術乃得當此無宮壼之援無中涓之助唯面柔口澤探意旨而不相逢拂耳是故德宗之得失極視所信而分專有所信則大有所疑嗚呼千古庸人膏肓不起之病非以失所信而致然哉有大信者必有厚疑有厚疑者必有偏信或信或疑賢姦俱不可恃唯善諛者能取其深信而天下皆疑矣夫人之多所疑也皆生於不足智不足則疑人之己誑力不足則疑人之己淩先自疑而旁皇無據四顧不知可信之人於是諛者起而乘之諒其所易爲測其所易知淺爲嘗而輕爲辨則不足者亦優爲之而掩其所短固將曰非

與我合者言我所不知不能以相欺彼卽亦一道與固非我之攸行且惡知其非矯誣以奪人於所不逮而讎其異志乎直者之疑愈厚則諛者之信愈堅於是偏信而無往不疑乃以多疑召天下之離叛故曰疑者其弊之流也信者其失之源也道處於至足者知從我者之非誠而違我者之必有道也故堯無疑於羣臣之薦鯀而鯀不足以病堯下此者皆有不足也知不足而不欲損則諛我者之情窮矣流俗之言苟且之計惡足以進於前哉此中材救過之善術也能知此則天下皆與善之人而奚疑于天下皆與善之人而又奚有所偏信乎故德宗之失失於信也好

諛而信之雖聖哲痛哭而不救其敗紂之惡無他好諛而信飛廉惡來者深也

讀通鑑論卷二十四終